

■抗战特稿

不做亡国奴

□宋木仁

岁月的时针拨回到1933年3月21日春分。这一天，我降生在吉林省榆树县一个小小村庄。1931年9月18日，关东军在沈阳挑起事端，从此，东北三省3000万人民怒吼“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……”我这个无辜的新生儿和家人就开始过着被日本鬼子蹂躏、羞辱和欺压的亡国奴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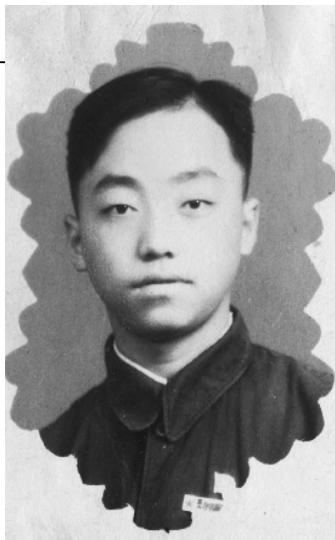
10岁那年从屯子小学四年级升入育民村国民优级学校，每天早晨全校师生列队操场召开朝会，向东京遥拜日本天皇。唱“满洲国歌”升“满洲国旗”。由校长宣读伪满洲国第一诏书——《回銮训民诏书》。在学生中不知是因为我个子大，还是嗓门高，指定我代表师生高呼“日本天皇陛下半截，半截，半截”（中文意思是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），并带领师生背诵：“天地内，有了新满洲，新满洲便是新天地，顶天立地无苦无忧。”

在日本经过特殊培训的王校长，梳着大背头，留一撮小胡子，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，全校的日语课都是他亲自讲授。有一天在日语课堂他让我“发音不准”，拿起竹板子就打我。我往回缩胳膊，越缩越打。接着他问我：“你哪国人？”我说：“中国人。”王校长愤怒了：“八格牙鲁，你是满洲国人！”然后让我罚站一节课。第二天，把我在朝会上的领诵给撤了。

1944年7月的一天，天气阴沉，空气稀薄。学校通知9点集合，列队出发到村西路口迎接日本人副县长。临行前留学日本的王校长亲自训话，务必要衣帽整齐，横竖成行，听从指挥。10点钟，四个骑兵排队引导，给坐在马车上的副县长开道。站在欢迎队伍前面的是村公署官员们，高喊着“天皇大神”的赞语。副县长坐的马车通过以后，有两个卫兵冲进我们学校队伍，把我们班的女生齐玉玲抓走。齐玉玲的妈妈到学校找人，校长不肯讲，也不准随便说。同学们猜来想去：齐玉玲高高的个儿，亭亭玉立，浓眉大眼，全校一枝花，是不是日本副县长……

几天后，齐玉玲妈妈到学校门前等候，放学出来的同学告诉她，齐玉玲还没回来。失望的妈妈含泪回家，走到西河沟小桥，坐在桥墩上，痴痴呆呆望着学校的方向，盼女儿回家。

这年冬天，育民村公署有个鞠特务总到屯子里转悠，贼眉鼠眼，南窜北溜。原来他相中了我们屯地地主孙得时家的一辆“人头牌”自行车。这天，孙家少公子骑车出门，鞠特务站在道路中间双手拦住，说是自行车撞了他要没收。我伯父家是贫农，但大哥长河是全村“第一文化人”，敢同土豪劣绅作斗争。他说，“凭什么没收！”像是一颗未出膛的子弹，激怒了鞠特务，掏出手



铐就戴上，乡亲们作揖求饶。鞠特务呼喊随从连人和自行车带到村公署。几个月后把大哥以“思想犯”逮捕，关进特务机关日本守备队直属的“矫正辅导院”。

转年夏末秋初，屯子里的几十匹马都赶到草甸子上放牧。日本骑兵骑着3匹烙有日本军营圆形火印的军马跑过来冲进马群抢马。我叔伯二哥家的枣红马被看中，二哥发子拉住马缰绳不放，被骑兵连人带马一起拖走。家里度日如年，盼子归来。后来才知道他们把二哥关进了“矫正辅导院”。二哥在那里受尽吊大挂、灌凉水、抽皮鞭、夹手指、冻冰棍、压杠子等酷刑。“顽固不化”的人还要塞进布满铁刺的铁笼子里滚动，有的还电锯碎尸。

被日本鬼子抓走两个儿子的大娘，天天到屯子西南梁往“矫正辅导院”的方向望着，望穿双眼盼儿归。看见过来的人喊一声：“长河回来了？”人家摇摇头。又冲着过路人呼叫：“你是发子呀？”没人搭话，眼泪滴答

滴答掉。缠足的双脚肿了，出血了，就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不停地喊长河，叫发子。呆了，傻了，疯了……

从1940年开始，日本政府着手实施向中国东北地区“百万户移民计划”，强行霸占我农民土地，交由日本“开拓团”耕种。开拓团民要向日伪当局“供出”粮食。一天，屯子十几个人，到山崴子地里刨茬子备耕。这时有两个日本骑兵跑过来，连声骂道：“八格牙鲁！”指手画脚地说：“这块已经归皇军大大的有了。”说罢，就把一个写有“小泉二”的木牌钉在地上。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为开拓团“打工”。为了抵制，常常“磨洋工”，这是失去土地的庄稼人，以民间方式进行的乡土抗争。开拓团首领训斥说：“支那人懒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十冬腊月小迷糊！”我们屯子有三个青年被抓壮丁，强征入伍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。

再把岁月的时针拨到1945年8月15日。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这歌声传到了我家乡那个小小村庄。1945年东北光复，东北人民结束了长达14年的血腥生活。

9月的一天，县人民广场红旗飘飘锣鼓阵阵，伪县长常荷禄的公审大会在这里举行。当死刑令宣布以后，全场欢呼、鼓掌，热泪盈眶。

今天依然不见我的叔伯大哥、二哥，也不见我的同学齐玉玲的身影。恕我向你们禀报：家乡解放了，新中国诞生了，中华民族强大了，祖国大地红日高照，霞光漫天。



当年我们演出抗战舞蹈《地道战》

□辛述光 文/图

“地道战嘿地道战，埋伏下神兵千百万，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……”每当唱起电影《地道战》的插曲时，我就会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，也会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演出舞蹈《地道战》的那段激情难忘的岁月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活跃于市政各个工地，为工人师傅演出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。有一天，工会的电影放映队来到工地放映电影《地道战》，工人们看完后纷纷跟我提议：“电影里的歌曲多雄壮！真有气魄！你们为什么不排一个舞蹈节目啊？”工人们的提议勾起我的创作欲望。于是，我立即编排了剧本，设计了舞蹈动作，经过宣传队队员们的积极努力排练，舞蹈《地道战》开始正式演出了。英勇善战的民兵小伙子、大姑娘、小媳妇、儿童团员，还有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，一个个“舞”上了舞台。舞台上，没上场的队员们高唱那首激动人心的电影插曲。那阵势、那场面、那声音，引得工人师傅们发出阵阵的欢呼与掌声。

当年的演出，至今已过了40多年，但排练、演出的场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仍历历在目、令人难忘。

父亲收藏的抗战宣传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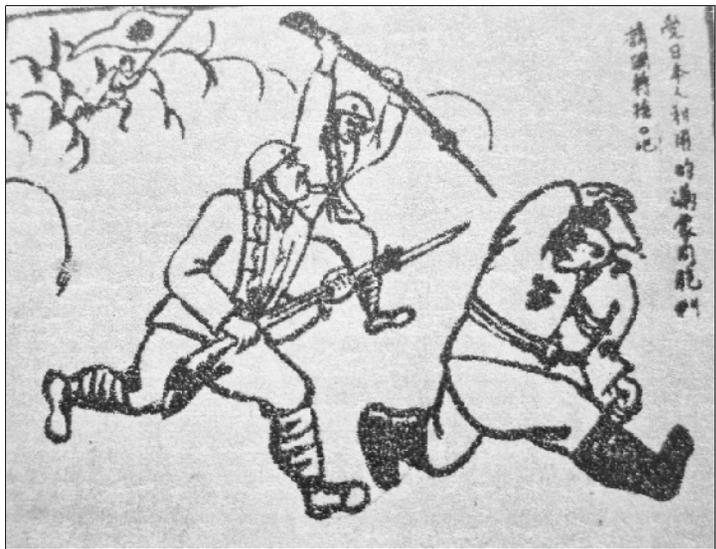
□陈玉霞 文/图

戎马一生的父亲，给我留下了9幅当年新四军创作的抗日斗争宣传画，其中有新四军政治部为对敌宣传印发的《日本的长期侵略》的漫画传单；吴耘创作的木刻《日寇残暴罪行》；赵坚创作的油印画《车桥攻坚战》和《斜桥战斗》；赵坚速写、杨涵木刻的《车桥战役中被解放的日本兄弟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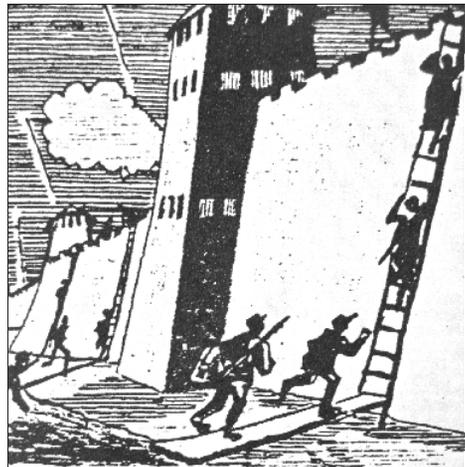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宣传画，有的创作于1937年新四军创建初期，有的创作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，在当时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。



▲►新四军政治部为对敌宣传所印发的《日本的长期侵略》的漫画传单



吴耘创作的木刻《日寇残暴罪行》



赵坚创作的油印画《车桥攻坚战》



▲赵坚速写，杨涵木刻的《车桥战役中被解放的日本兄弟》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